

职业充满了魅力，是成功的象征。”这时她笑着摇了摇头，接着说：“但是实习后，我不知所措了。”

“基金销售适合我，我也喜欢做。”

“客观来说，投行也不适合我。”在实习的短短两个月中，刘彦竹因为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瘦了10斤。后来她放弃了投行改做销售，因为她发现自己喜欢与人打交道，“现在的一切感觉都刚刚好。时间给予了我这一切。刚



刚毕业时，幻想有很多，当时追求的幸福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幸福。但是当你真正体验了，才会发现别人的幸福可能会使自己很痛苦。”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状态，一切刚刚好。”
 有为之奋斗的事业、相处融洽的同事，交往多年的朋友们，忙碌工作之余，每年都要去世界各地，四处走走看看，她差不多已经走了四十多个国家了。“生活不只有工作，还有很多。”但刘彦竹认为女孩子一定要有经济基础。

只有经济独立，精神才能独立。

“其实本科学习中学到的不是某一种知识，而是方法。”

当被问到在清华学习的收获时，她说：“在清华学习的不是某一种知识，而是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包括学习的方法，还包括与人沟通的方法等。“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真正进入工作后用到的知识真的区别太大了。信息太泛滥，真正有用的信息反而被藏匿其中。”而“方法”就会帮助她从泛滥的信息中挑选出最重要和有用的信息。

还有就是学习资源。“清华带给学生的资源很多。就说前几天，学校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让我做学生的课外导师，我们这些学姐学长只要母校开口就一定会尽力帮忙，这是一种清华情结。”在清华学生可以随时享受业界大师的讲座、充实的资料储备、完整的教学资源，而不用这些资源就完全取决于个人。“在本科这个阶段，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开始定型了。你要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就要往深处挖着学。”

当然，和人生相比，求学这几年太过短暂。在刘彦竹看来，无论学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尽头。但人生是有尽头的，这个过程中，比幸福更重要的是获取幸福的能力，遵从内心的想法，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刘云浩：人生各自精彩

文 / 曾繁尘



刘云浩，1990年-1995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5年-1997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2004年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系获得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4年-2011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系研究生部主任，获得香港最佳创新与研究大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1年7月入选国家首批青年千人计划，任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特别研究员，教育部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可信网络与系统研究所所长。2012年获得“ACM主席奖”。2013年任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2014年获选 IEEE Fellow。

初次见刘云浩教授，第一感觉是个子很高，声音洪亮，他开玩笑说：“声音大是当年在学校打排球时养成的毛病，球场上队员之间经常大声鼓劲儿，这么多年，跳不起来了，可说话的声调儿降不下来了。”

除了打排球，他还对历史感兴趣，以至于本科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动心去读个历史系的研究生。“年轻就是什么都想做，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擅于做什么，有些事情，像文学、历史，谁都可以喜欢，真正做进去才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看过刘云浩简历的人，都奇怪一个本科学自动化的人居然会去读了个同声传译的文学硕士，“那时候想当外交官来着，后来继续被打击，发现也不是做外交官的料。”说完，他哈哈地笑起来。

2001年年底，三十岁的刘云浩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读博士期间，还参加了美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甚至客串过体育老师。回到清华当老师以后，当年的本科班主任顾涵芬老师开玩笑说：“班里三十多个同学，我当初觉得你是最不可能做大学老师的一个。”的确，在他之前为自己设

计的各种未来里，“大学教授”这个选项从来没有出现过，而这却成了他目前为止“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

现在，刘云浩已经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走进软院的办公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近年学生们的科研成果：MobiCom 2014 年最佳论文奖，挑战者杯一等奖，以及各大国际会议的论文展板。此外，还有显眼的八个大字：“创新为体，创业为用”。谈到对科研工作的认识，刘云浩认同科研

不等于创新的观点：“科研是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有些能够被应用，有些可能暂时看不到应用意义；而创新则是将知识与技术形成以前没有的产品或者应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可能是原创的，也可能不是。”在选择科研课题的时候，刘云浩坚持选择那些能够为产生创新产品和创业发挥支撑作用的方向，“计算机是一门应用科学，我们要争取去做那些既能创造新的知识，又能产生实际应用的科研项

目”。在刘云浩的团队里有个宗旨：开心做科研。“希望同学们在科研中获得来自于内心的快乐，谁也不能完全做到想做什么研究就做什么研究，但还是尽量让大家能够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刘老师喜欢玩游戏这件事在他的学生中已经不是秘密了，甚至在和大一新生座谈的时候，他也聊起了以前玩过的最终幻想 FF7。游戏里安吉尔对扎克斯说，“笨苹果”的正式名称是白色巴诺拉，会在一年中的任意季节里结出果实。村里人亲切地把它称为“笨苹果”。

“科研也是一样，不能期望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就得到预期的成果，它会在任意时间内结出果实。只是你需要去做，需要将你的思维萦绕其中，或许在明天，也或许在不经意的某一天就会有结果。”刘云浩的“笨苹果理论”常常被同学们津津乐道地提起。别人是“认真地玩”，他是“玩得认真”。

采访结束，刘云浩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他说，再回几封邮件，就到去东操打球的时间了。



陆冬森：清华人的担当与责任

文 / 田姬榕



发改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毕业二十年的陆冬森回忆起他的大学生活，仍旧不假思索地说：“在清华的时期是我成长中最关键的时期。”而如今，陆冬森已经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了不少年份，现在担任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处长。